# 校园危机

距离圣光中学不远一栋高楼里，言夜旻一身黑色长袍，慵懒地卧在铺着柔软豹纹沙发上，视线偶尔掠过监视画面。 “祭坛准备就绪。”同样全身笼罩在黑袍下人，像鬼魅般出现，半跪在言夜旻面前，语气阴冷。 “很好。”言夜旻嘴角上勾起一抹邪魅笑。 监视画面上和王子拥有一模一样面孔少年正在等着命运最後时刻，甚至有点焦躁。 “替身果然只一个替身。”这对监视画面里影易评价。 并不没有见过真正王子，在学园时，曾经和万溯雅擦身而过，那时少年所散发出来无形王者之气，带给人一种总算到好对手快感。 万溯雅，真正王子，一个很难琢磨透对手，深邃眼睛里好像藏着什麽东西似──令人欢喜又令人讨厌啊！ 不过，现在言夜旻只需要放下身心，好好地观赏这一夜众人演出。 按照圣夜所希望剧本： 祭坛在鬼屋下方，现在应该已经埋入了威力巨大炸药。只要等万溯雅被带入祭坛里，和随从们一同死去，那麽十年前数名少年和少女离奇死亡将重新上演，到时躯体已经炸得粉碎，无法鉴别身份。影易在千希曜帮助下幸免於难，大难不死，宣告替身已经死去，而看破世间轮回，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。某些顽固长老应该可勉强地接受既定事实。 昏庸无能太子继位，将永远听命於圣夜。 已经派隼在确保这项仪式完成同时保护东方媛，没有任何问题话，那位如清风般没有一点尘污王子将会从今晚开始从这个世界消失，从东方媛身边彻底消失。 光想到这一点，就比圣夜真正地得到这个国家还让人高兴。 媛啊，真想让就此坐在身边，亲眼看到纠缠着男人凄凉地死去。那样，心就不会在没有注意到时候，偷偷地分给了别人……言夜旻想到此，眯起了眼睛，托起身边仆人亲手奉上了一杯浓烈红酒──像血一般红透了酒，细细地品尝。 “磅！磅！”利斧在劈到万溯雅後背刹那，被几把锋利剑架住，无数枚子弹射到了无头骑士盔甲上，叮叮当当声音，盔甲没有射透，仅仅产生了无数小小凹痕。 “王子！”一直暗中保护着王子护卫队杀了出来，们有一部分人潜藏在鬼屋许久，从王子进入时便开始保护王子。此刻替万溯雅挡住致命斧子正特别护卫队一队队长艾艾。 无头骑士们见到偷袭失败，并没有逃开，反而立即展开第二次攻击，“嗖嗖”利斧斩破空气声音，接连不断。们身手凌厉，砍伤了挡住们几名队员，直逼被护卫队护着王子。 “可恶！们盔甲特制！们不一般杀手！”艾艾护着万溯雅一步一步地後退。在明白无头骑士并非简简单单杀手那一刻，又有一名队员被斧头砍掉了脑袋。鲜血以最快速度弥漫了整个现场，沾上了鲜血无头骑士们更加疯狂，们动作完全没有因为笨重盔甲而缓慢，“王子，们快点走吧！”见到情形已经难以控制艾艾做好了最坏打算，这时万溯雅一脸焦虑地问道：“知道东方媛在哪里？” 艾艾本就紧张脸庞此刻更一僵，在鬼屋里面潜藏着们对在鬼屋发生事几乎了如指掌，尤其媛被那麽多男生拖进密室那件事，们队员们都知道。然而，离鸥发来了遇到任何事皆不能暴露指示。不能暴露，言下之意便们眼睁睁地看着东方媛在密室里受尽屈辱，直到後来，一个神秘右手戴着黑手套黑衣礼服少年从密室中走出，密室里究竟发生了什麽事，们并不清楚，也不能清楚。 但东方媛遭遇到不幸，那既定，而东方媛就这样离开王子好像也离鸥大人一直期望事。 如果此刻告诉王子，东方媛遭遇事，王子一定会不顾性命而要去密室那里吧，这样也许会招致杀身之祸。 艾艾准备咬紧牙关，心虚地道：“们没有看到东方媛。王子，们还赶快离开吧。” “唉。”万溯雅竟然叹口气，“艾艾，在骗……” “……她对很重要。”年轻王子殿下继续补充了一句，眉宇间笼上了一股忧郁。 在过去，让安妮儿死去，现在，又要让东方媛从自己手指间死去吗？ 单纯地说想去救东方媛为了媛，还不如更直截了当地说：这在为了自己，不想因为这类似事件再内疚十年百年一生。 所以──万溯雅表情坚定，抢过了艾艾手中剑，冲向了无头骑士。 要找到她!! 内心，充满了这个有可能使得自己死无藏身之地疯狂决定。 王子，疯了吗？艾艾看到万溯雅不要命举动，目瞪口呆。 血弥漫在清朗修长身体四周，时间每一秒都像一位死神镰刀，随时挥斩下人脑袋。此时万溯雅不再前一刻被人守护着王子，现在更像一名终於发觉了自战士，平时只用来挥动网球拍纯洁双手，已经沾满了血腥。 将剑插入了无头骑士们盔甲间隙，狠狠地刺入旋转，杀手们肢体瞬间离开了身躯，凄惨叫声在鬼屋里回荡。 们弱点！艾艾和其队员见此情形，纷纷效仿。 就在们快要杀出一条血路时，无数鬼魅一般身影出现在们面前。万溯雅脖子上瞬间被架上了四五把刀，刀面上印着奇怪符文。 “放下抵抗，王子。这样还有机会有尊严死去。”沙哑声音从鬼魅们深处传来，们都蒙着面，黑色轻甲在鬼屋忽明忽暗灯光下显得越发了诡异。 艾艾和队员也被制住了，们放下了手中所有武器，担忧地望着仍然持着剑万溯雅。 “啪当！”万溯雅扔掉了手中剑，伸出手淡然地拭去脸上血滴。 “这一次，圣夜也出动了？”问话里没有丝毫恐惧。 “呵呵，果然皇室王子，认得们符号。很不幸，尊贵王子，意识到时候已经很晚了。们将带前往祭坛，如果有任何反抗，们将会一个一个死去。”黑暗中指挥者将手指向了艾艾们。“一贯以温柔着称王子，不会狠下心让人为而死吧，呵呵。”沙哑声音发出了几声笑声，像拿着一把电锯准备锯开脆弱心灵。 鬼屋下方祭坛，几座阴森雕像摆成了一圈，祭坛中央一张刻着复杂花纹石床。影易走到石床边，手指撩过石床冷冷床面。在雕像和石床里都藏满了大量炸药，只要启动控制装置，几分锺之内，这里就会夷为平地。而，将取代万溯雅，抹杀掉卑微过去，以万人爱戴身份活下去！ 啊，不知道那个总高高在上人面对死亡时表情怎样？ 影易露出了阴冷笑容，等这一天等好久。 祭坛门打开了，全身到处都血万溯雅和护卫队队员们被圣夜教徒们推了进来。 似乎头一次见到万溯雅这种狼狈模样，影易万分地开心，很亲昵地笑着向万溯雅行礼： “哦，再次见面了，伟大王子殿下。喜欢为准备最後舞台麽？” 好像闻到了很恐怖血腥味，东方媛忍不住停下了脚步，随即抓住她胳膊那只手用力地将她拖向了鬼屋更深处。 有人死了吗？──东方媛试图地再次发声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失声了。她只能注视着扯着她往前走隼侧脸。 时间应该过去很长时间，难道影易和千希曜阴谋已经正式开始，所以才出现了这麽强烈血腥味？ 隼究竟想要做什麽呢？ 她并不聪明脑袋在做着极为复杂思考，这也许就绝境中人类潜力吧。 忽然隼停了下来，按下了墙壁上隐藏按钮，地面上便现出了一条深暗地道。 “进去。”隼边说边将媛推进了地道里。 地道很深，在出口处有隐隐亮光还有人惨叫声。东方媛本就冰凉躯体越发僵硬了，她不敢再多踏出一步，几乎用乞求目光回望隼。 传说中地狱，就在下面吗？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她不想死去，不想死去！ “往里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想着出来。”隼戴着手套手燃起了一股黑气，年轻美貌脸上布满了森罗之气，“若想走回路，会立刻杀了，再将踢下去。” 无论怎样，自己都要走下去吧。 东方媛收回了乞求最後一丝希望，她彻底明白隼此次要彻底地收了自己命，於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干涩嘴唇，慢慢地挪动着脚步，走了下去。在她走到一半时，待在外面隼关上了地道进口，对媛来说也许更生存唯一出口。 她应该会死掉，影易不会留下任何幸存者。隼像鬼魅般沈默地待在了进口处，赴死前媛乞求眼神好像在眼里定格，挥之不去。 东方媛硬着头皮走下了地道，在地道出口处，她冷吸了一口气，顿时比外面更浓烈血腥气杀入了她鼻腔。而她踏出地道口那一刻，也开始感受到比自己死亡更加战栗事！ 好……好残忍！从来没见过这麽残忍事！ 她捂着嘴，尖叫声堵在了不能出声喉咙口，眼睛有了一瞬间黑暗。 血淋淋地摆在她面前，被绑在雕像上少年们四肢和脖子被人划开深深口子，血汩汩地从伤口中流出，最後汇集在中央祭台上。 艾艾！在那群死亡了人里，媛意外地见到了一张熟悉面孔……那麽亲切艾艾……居然……凄惨地死去……时间容不得她有任何悲伤情绪，她视线集中在了更恐怖祭台上。 在中央祭台之上，一个狰狞笑着满身都血少年正高高举起一把刀，准备切向困在祭台上同样全身血另一位神情淡漠少年！ 们拥有着一模一样面貌，一模一样声音！ 王子！影易！ 嗖嗖几声，几个黑影围住了东方媛，们都蒙着面，黑衣左胸上印着诡异符文。 拿着刀少年冷笑了几声，俯下身子，紧紧地盯着祭台上少年双眼道：“不要伤害她，王子珍贵人也珍贵人，对吗，尊贵王子？” 从语气上和行动上来看，拿着刀便影易，而万溯雅则在祭台上生死一线。 “她无辜，不要动她。”万溯雅好像已经做好了随时死亡准备，然而当媛出现在这里时，眼睛里仍然流出了一丝慌乱。 影易捕捉到了神色里细微变化，咬牙切齿地讥笑：“王子殿下，记得刚刚还很镇定吧。怎麽现在，有点紧张了？”拿着刀背划过万溯雅清俊面庞。 从以前就讨厌万溯雅这种高高在上态度，即使刚才杀掉了万溯雅所有随从，即使扬言要先剁去万溯雅一条胳膊，万溯雅连个眼睛都没眨过，更别说吐出一句乞求饶命话。 在影易根本就不知道情况下，万溯雅何时变成了镇定冷血动物？ 不过，现在──影易望向了不远处也狼藉一片东方媛，嘴角咧开了阴森笑容。 直觉上感到危险临近，比起隼有过之而不及恐惧使得东方媛不禁後退了一步，撞到了背後神秘黑影身上。 “作为贵宾，溯雅，会好好地款待她。”影易舌头舔了一下寒冷刀身。 “哢嚓！”血从言夜旻指缝中留出，滴落在地上，溅成妖艳凄美花。言夜旻手中酒杯已被捏得粉碎，本准备慵懒地欣赏一出精彩表演，却没有想到──“她怎麽会在那里！” 隼在什麽地方?! 当看到监视器里东方媛憔悴身影出现时，言夜旻头一次感觉到自己难以呼吸，尤其之後眼睁睁地看到影易拿着刀走向了她。 下面情景，已不容再花半秒时间，言夜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！ “神官！”教徒们纷纷跑上前，们想要给们神官──言夜旻包扎止血。而则推开了那些几乎一拥而上教徒，几乎用撕扯力量扯开了身上教服，黑色衬衫上立即溅上了腥红血。酒杯碎片深深扎入了手心里，如暗夜般迷惑人心眼睛没有因此露出任何痛楚，在眼睛深处那个少女身影。 要去她那里！ 奴隶，不允许其人虐待！ 焦急混杂着怒气燃烧至言夜旻眉头，已经完全忘记了手上痛，完全不顾教徒们劝说冲出了大楼。 见到影易一步步地紧逼，东方媛已无任何退路，她也明白现在自己再做挣扎也无益。 不能说出人生最後一句话，以沈默等待死亡降临，这样等待多麽短暂又漫长。 “哎，媛啊，今天怎麽那麽少话，被吓到了吗？”影易笑了笑，抓起她一只手，“哎，好冰凉手啊……让人忍不住想疼惜呢……” 台上万溯雅试图挣开枷锁，一再地以冷静口气强调：“影易，和事与她无关。” “呵呵。”影易瞄了一眼万溯雅，鄙视挂上了嘴角，“不要再装镇定了，王子殿下。再怎麽装，也知道她对重要性。”将媛手放在了唇边，“不知道这麽冰冷手，如果少了一根手指，里面血液会不会令它感觉暖和些。” 要砍掉手指吗?!东方媛惊得想要抽回自己手，然而影易牢牢地抓住她手不放开。万溯雅听到影易打算时，冷抽了一口气，知道影易最想要什麽，但如果轻易地让得逞，有可能东方媛在下一秒就会死在自己身边。 “媛，表情真有趣。”察觉到自己说法有了效果，但还不足以使得万溯雅彻底地卸下牢固精神屏障，影易近一步靠近东方媛，“等一会会更有趣。”刀尖在媛手心里划上了恐怖十字，每一刀带来剧痛都传入了媛全身骨头里。 她眼泪像断了线珠子，连续不断地落下，可她根本就发不出一声惨叫。 不知为什麽，她竟然感谢起在进入这个恐怖地方之前，隼对自己做过事──自己再也发不了声了，那样话，万溯雅也许会好过一些。 谢谢，隼……“哦，竟然不叫？”影易好奇地眯起了眼睛，“不叫话，王子殿下根本就感觉不到痛～会头疼！”将东方媛拉到了祭台前，站在媛身後，伸手托起了她下巴，对万溯雅说道，“她真一个有忍耐力女人，为了竟然连声痛都说不出来。还那麽冷血对她？知道真正想要什麽……只要说一句臣服於话，就可以放过她。” 万溯雅一下子沈默了，清澈眸子开始暗淡了起来。明明想守护她，如今却带她进入了痛苦不堪地狱。 在阴森恐怖祭坛里，痛得只能紧紧地咬住嘴唇东方媛在和万溯雅对视中，她冰冷身体感受到了一股温暖。身後影易虽然离她如此之近，但每一次碰触都像寒冷冰刃冷冽地切开人心灵。 以前影易也就会动手动脚，可从不像今天，无情而冷血。 万溯雅沈默和无情一定有理由。 想到此，媛眼睛里融入了另外一种感情，那一种名叫悲哀和宽容融合於一体情感。 影易突然将媛受伤手放在嘴边，如同刚才舔刀背一样舔着流着血伤口，然後再舔了一下自己嘴唇，露出满意奸邪笑容：“好美味血！” 东方媛眉头紧锁，全身忍不住地发抖，影易又想做什麽了？ 影易紧接着行动再一次加剧了媛对恐惧，影易沾满鲜血手探入了她上衣里，轻松地解开了她胸前束缚。 呃……双乳被一个恐怖男人揉捏，媛喉咙里发出细微嘶哑声。 不要……不要……她全身都在影易控制之下，仿佛一瞬间就要被撕裂了！ “她身体肯定也很美味。”影易注视着万溯雅，“女人如果被碰触了，还能再沈默？” 手从媛上半身移到她下半身，也不顾怀中少女反抗，扯下了她内裤。 刹那间，媛敏感处接触到了祭坛阴冷风，而她心也进一步被肮脏手拉入了混沌黑暗。 “在面前侵犯她，就像当年那群人侵犯安妮儿一样。说过要保护她，实际上呢？”影易恶狠狠地将指头伸入了仍干涩花心里，恶狠狠地搅动，另一只手则牢牢地禁锢着东方媛反抗。 啊……呀……一种恐怖战栗感速度地占领了东方媛全身，她脸和肉体竟然因为这种强行侵入而开始发热。然而，在万溯雅面前被侵犯，又会以怎样眼神来看待，这比死亡还要屈辱事！ 请……不要看着这样……东方媛闭上了眼睛，强忍着眼中泪。 沽湫手指抽插声在这弥漫着血腥死亡暴力邪恶祭坛里，镀上了一层妖娆淫靡外衣。 东方媛只感到体内热流正涌向了小腹，擅长玩弄女人影易几乎在很短时间里就找到了她敏感点。发不出任何声音她，喘着气，唾液正迎合着这种刺激而分泌加快。 一旁，无论圣夜教徒还影易手下，都忍不住地吞了口唾液。 万溯雅手不禁握成了拳头，只脸上仍然不见任何暴走神色，但心其实已经抵达极限。 妥协了，影易也许会放过她？不，影易不那种人，绝对不。 记得自己知道影易和母亲事时，一度愤怒地揍了影易一拳，将揍到在地上，那生平第一次动手打人。可从倒在地上影易笑容和眼神，就明白──影易在故意地惹自己发怒，让自己失去理智。 也许，更加恨，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卑劣事情。 抱着这样认为，万溯雅也总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着那些事情发生，但这一次……脸颊上落下了冰冰东西，那冰冰凉凉东西沿着面庞曲线进入了唇边，咸咸，涩涩，媛眼泪。 她至今没有发出一句求救声。 “嗯？即使这样，也不愿意发出一点点声音。”影易终於抽回了手指，内心一股难以名状怒气正在四处蔓延。 万溯雅那样，这个女人也这样！ “那──要不然，再做一些更激烈运动？”影易眼睛里闪烁着阴冷光芒，一下子将媛推趴在祭台也就王子身上，扯下了她裙子，淫靡蜜汁正汩汩地从穴中流出。 影易托起下巴，说：“啊，媛，没想到比想象中更有感觉涅，欲求不满麽？” 狠戾少年话字字刺痛东方媛耳膜。接下来要发生更不好事情！她预感到影易想要干事，便想要从万溯雅身上直起身子，影易则以强大力道将她继续推倒在万溯雅身上。 “们过来！”影易向周围那些已经眼里冒出青色欲火人招了招手，“这个女人就交给们。记住，不能让她离开王子身上哦～” 那些人立即兴冲冲地跑上来，影易揪起东方媛头发，阴沈地对万溯雅道：“等一会她就要被几个人同时干了，王子殿下还满意麽？” “！”并没有料到影易做法已经卑劣到难以想象地步，万溯雅面对着东方媛痛苦着脸，心也在刹那间剥开了冷静面纱。 “怎麽了？”影易顶着和万溯雅一模一样脸，歪着脑袋，笑嘻嘻地问。 看到万溯雅痛苦，看到万溯雅生气，在万溯雅临死前，还能如此折磨，影易深深地认为自己现在心情比真正地得到王子身份还要开心。 “……”万溯雅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东方媛，接着叹了一口气，放开了自己紧握着拳头，无力地苍白地说道，“愿意臣服於，至高无上，真正王子……” 纵使百般不情愿，高贵王子终於说出了卑劣冒牌货所期待话，於一连串笑声从影易嘴里涌出，东方媛眼泪打湿了万溯雅衣衫。 ……真一个没有一点用人！东方媛心痛得厉害，这种心痛远远大於她现在肉体上所遭受事。 “不过这还不够！”影易探下了身，无限制地靠近万溯雅已经苍白了脸。 “……还有其愿望？已经将死之人，能力有限。” 影易耸耸肩：“没有什麽高要求，只要跪下来吻鞋面，就像真正臣服那样？” 光言语还不能不满足，王子殿下。那双眼睛里准确无误地表露出心声。 “这并不难以办到事……但需要先离开这座祭台。”此时此刻万溯雅似乎连愤怒力气都没有了。 影易对於出奇妥协并不惊讶，所知道万溯雅不一个轻易受人控制人，可这一种难得机会也不愿意错过，毕竟过了今晚，眼前这个和自己一样少年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。 所以，命令帮凶们放下欲火，将东方媛带到一边，再命人松开了万溯雅。 “只要有任何举动，她都会没命。”影易用大麽指指了指东方媛方向──一片薄而锋利小刀正抵在她咽喉。 万溯雅走下祭台，迈着沈缓步伐走向影易。光羽已沐浴在鲜血之中，再没有了璀璨光华。脚步声，就像一块块沈甸甸石头，系在了媛脚踝上，使得东方媛迅速地沈入深海中。 无形之中，居然自己变成了影易要挟万溯雅筹码，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万溯雅会为了自己而对影易卑躬屈膝。假如自己有勇气可以结束掉性命话……寒冷刀锋仿佛一面最亮镜子，照出了东方媛心灵脆弱。 在众人注视下，万溯雅在影易面前跪了下来，准备亲吻鞋面……时间差不多，人都该解决了吧。鬼屋里其学生，千希曜也应该处理得差不多了。隼再一次看了一眼地道入口，本该松下来心总也开心不起来，而且有点烦躁。戴着手套右手在空气中释放出黑色雾气，一收一放，像在嬉戏。 蓦地，收起了掌上黑雾，一脸警惕地看着鬼屋黑暗处，从那里走出来了一个非常熟悉人。 银色面具，银色发──万溯雅身边离鸥。 “还来了。”正好找到一个发泄烦躁地方，隼战意昂然，对缓缓走近离鸥倨傲地说：“不过来晚了，王子应该死了。没有想到圣夜会站在太子那一边……” 面具最好掩盖工具，任何喜怒哀乐都看不到。隼没有从离鸥身上感受到半分怒意，反而一种沈重压迫感迫近。 “认为，那种放心地使王子身处险境人吗？” 离鸥语调平缓，可具有相当杀伤力，隼仿若间明白了什麽，想要按开地道开关，而离鸥比更快地伸手挡在了开关上。 “现在，应该解决得差不多了吧。”这一次，轮到离鸥在计算事情进展。 隼低吼道：“竟然让主人做饵！” “不单单诱饵这麽简单。”离鸥云淡风轻地补充道。 “轰！轰！”──惊天爆炸声，一下子压过了学园祭烟花声，整个地面为之颤抖，刹那间，学生们惊叫声和逃亡声充斥了原本欢愉校园。没有人知道会什麽会突然间发生这种恐怖事，大部分学生乱作一团。 “快快！”学生会成员紧急集合，组成临时维安小组，疏散学生们离开学校。 这时，学校又有几处发生了爆炸。 “溯雅在里面！”焦急担心宓泠带着人想要冲进鬼屋，被校会成员挡在了进口。 “现在学校每一处都很危险，带着这麽多人进去，出了事，们承担不了这麽多条性命！”这一次校会态度异常坚决，一名干事挥了挥手，更多校会干事挡在了宓泠前面。 “们理解您心情，但们会长也在里面，们也同样担心！所以，请不要再添乱了！” 听到这些话，宓泠端庄颜出现了一片死色，骑士已经从各个方面堵住了自己路，强行冲进去已经根本不可能。校会既然在短时间内就聚集了这麽多人，一定有所目。 “轰隆隆！”不远处再次传来爆炸声，尖叫声惊叫声更盛，校会干部立即命令道：“们几个护送宁学姐到安全地方！” 驱逐令一下，校会行动展开，宓泠和人只得离开。而美蕾也同样，在接到了校会离开命令，仍旧磨磨蹭蹭半天不肯挪动半步之下，遭到校会强行“遣送”。於，她和宓泠就在共同被“遣送”路上相遇了。 盯了一会脸色发白宓泠，美蕾终於抛下了以往事不关己态度，询问她：“知道里面发生事情吧……东方媛究竟怎麽了？” 宓泠心情本就糟透了，现在一听到“东方媛”三个字，心情更加郁烦，然而只要想到派出人会令东方媛彻底地身败名裂，她便露出了发自内心笑容，回道：“询问她本人，不更好？” 啊！这算什麽回答！美蕾对着只说了这一句就离开宓泠背影拉拉舌头，不过再一回想，宓泠刚才笑容里带着很少见满足感，难道──她不禁忧心忡忡地回头看了一眼处於夜色笼罩下被硝烟萦绕鬼屋，那里比以往越发诡异阴森了。 媛，一定要活下去啊……一定会回来找……暗自打定先出校园再偷溜回来美蕾，开始配合起校会成员疏散，跟着人流跑向了校门口。 与混乱校园相对应，强烈爆炸造成地面震动余波也传到了祭坛。 影易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：“预定爆炸时间提前了？” “没有啊……”手下比更困惑，即使训练有素圣夜杀手也为这件事感到了诧异。 影易心头立刻有了一种不好预感，一低头，正好看到原本该低头亲吻鞋面万溯雅已经仰起了头，平静地注视着。 前一秒落魄无奈，再也不见，此刻万溯雅，在平静中隐藏着刀锋般犀利。 蓦地，万溯雅淡淡地笑了下，祭坛四周竟然接连不断地传出恐怖惨叫声。 转瞬之间，圣夜教徒们杀掉了雇佣手下，再展开了令人难以置信互相残杀。当最後两名互相将武器插入彼此要害时，愣住了影易才想到发声质问“们在干什麽！”。无法相信刚才还活生生人，在极短时间便全成了一无用处尸体。 “……这……这不可能……”影易原本得意脸庞已经开始扭曲，再扭头看向万溯雅，不知何时，万溯雅手中已经多出了一把剑，直直地朝刺过来。 利剑刺破冰冷空气，影易一躲，锋利刀刃擦破了俊秀脸庞，一道细长伤口沁出了血珠。 们在没有走到这一步前，曾经无数次在宫殿决斗场上如此训练，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殊死搏斗，死活。 影易一把抓住了被这片恐怖血腥厮杀而震住东方媛，手持一把泛着银光枪抵在了媛脑门上。 “看看剑快，还枪快！快放下剑！”影易像受伤野兽，狰狞地发出最後挣扎。 “媛！”万溯雅动作立即停住了。 好像又拖累万溯雅了呢……第一次身处这样环境，看见万溯雅紧张表情，媛从血腥厮杀造成浑浊思维中清醒了，她也一下子明白脑门上枪口随时都会要了自己命，然而她更清楚一件事。 影易已经无路可退，更想杀了万溯雅，而自己又一次成为了手上道具。 ……溯雅…………不想让再因受辱，甚至……媛开口只有无声呼唤。 “想让她死吗？还不放下剑，王子殿下！”影易再次吼道，“说还不够清楚吗？” “匡当”一声，万溯雅手中剑落在了流满了血液地上，溅起了几朵小血花。 “赢了。” 不！不能这样……不能说话媛，连摇头动作都无法做出。 黑洞洞枪口，似乎传出了死神呼啸声。 时候做出抉择了吗？ 那样温和待人王子，那样会流露出寂寞眼神王子，也许会就此离开这个世界！ …………真一个什麽都不能做人吗……媛反掐着影易横在自己脖子上臂膀，指甲深深地陷入到影易肉里。 痛吧！影易嘴角咧开阴冷笑容，这个女孩心灵上痛远远大於所承担肉体痛苦。但还远远不够！解决完万溯雅，就要折磨死这个女孩，让万溯雅灵魂永远不能安息！ 作为皇家随时都可以消耗掉棋子，永永远远都会憎恶万溯雅！ “呵呵。伟大王子殿下，真很厉害，可以令这些人自相残杀。不过……”影易嘴一撇，已经准备移开枪口，射杀万溯雅。 哪里知道，一只冰凉手覆盖上了拿枪手。 影易本想对手主人威吓，阻止她挣扎，却发现自己完完全全地低估了这只手主人勇气。 那只手竟然扣在了扳机上！ “喂！傻了！”一时没有料到这个普通少女惊人举动，影易手竟然与少女自杀之手对抗了起来。拼命地想将枪口移开女孩脑门，女孩却执着地准备一死。 一定要死掉！不能成为万溯雅包袱！ 不能再开口东方媛以沈默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心意，她视线已被泪水浸满。 万溯雅在那一刻便明白了媛心意。 “媛──！”再也顾不上什麽计策，什麽冷静，什麽理智，赤手空拳地冲了上去。 “砰！” 一声枪声，几乎击碎了当场所有人心。 东方媛摔倒在地上，骨头都快散架了，全身火辣辣疼。 一滴，两滴，三滴……血越滴越快。 “媛！”万溯雅抱住了东方媛，抱得东方媛几乎无法呼吸。 闻到熟悉味道，即使周围再如何腥气扑鼻，媛也一下子安下了心。她望向了影易方向，脸上失去血色影易“哗啦”一声倒在了地上，血开始从背部致命口涌出。 “抱歉，殿下，来晚了。”离鸥好像也经过了一场大战，衣袍上破了几个大口子，里面伤口清晰可见，手上细剑正缓缓地滴着鲜血。在危急时刻，及时出现，一边推离了影易枪口，一边给予了影易死亡之剑。身後还站着十几名神秘死士。 影易还没有完全断气，只血已经开始从嘴里流出。猛烈地咳着，支支吾吾地说着最後话：“…………没、没有……输……” 不知为何，一股腥气突然从媛心底泛上了她喉咙，血竟然从她嘴里流出，止都止不住。 “媛！媛！”好像一件珍贵东西失而复得，现在发现那只幻觉而已，万溯雅不知所措了，傻傻地坐在地上抱着媛，用手去尝试地擦掉媛吐出来血，一遍遍地呼唤着媛。 媛已经痛苦得紧闭着眼睛，心好疼好疼！她心疼得厉害，疼得她已经无法再思考，紧接着──她失去了任何知觉，陷入了昏迷中。 “……陪、陪葬……呵呵……咳咳……”影易笑了起来，猛烈地咳着，猛烈地笑着，仿佛不愿意再给万溯雅任何一个追查机会，举枪往自己心口上开了最後一枪。 影易一死，东方媛身上究竟发生了什麽样事情，无人知晓。 离鸥则静静地观望着这一切，再以一贯口气说道：“王子，这里快爆炸了，们要赶紧离开。” 万溯雅抱起了昏迷东方媛，看了一眼异常镇定着离鸥，冷冷地道：“离鸥，不会放弃她。要救她，无论付出什麽样代价。”之後，便一言不发地走向了地道出口。 离鸥没有多说什麽，沈默地和死士跟随其後。 整个校园都在燃烧，仿佛只要一眨眼，校园便会成为一片灰烬。不少大胆人驻足在这所学校外好奇地听着爆炸声，看着烈火，警方以最快速度赶到，实行了戒严处理。 言夜旻从秘密通道进入了学校内部，来到了鬼屋前，随从则自发地隐藏在周围。因为老师身份，所以干事们也没有多问什麽。 但，下一秒，一声爆炸声从鬼屋里传来，鬼屋立刻火光四起，一个人影冲出了火光。 再下一秒，更大爆炸声传来，整座鬼屋都在碎裂崩坏。 “啊，万溯雅！”干事们纷纷认出了从鬼屋里跑出来人，言夜旻则一眼看到了浑身鲜血淋漓万溯雅怀中人。 东方媛！ 她为什麽昏迷了！嘴角还有血！为什麽在万溯雅怀里！ 一股浓烈杀气席卷全身，言夜旻走近万溯雅，这个万溯雅什麽人？ 真还假？ 万溯雅平静地接受着言夜旻靠近，看了看东方媛，再淡淡地问道：“老师，听过天使也会变成恶魔故事吗？” 真万溯雅。言夜旻不禁皱了下眉头，影易居然失败了。 “为了保护想要保护东西，天使也会变成恶魔。”万溯雅以一种纯洁没有半点杂质眼神注视着言夜旻，“和她之间锁链，由斩断。” 堕落天使吗？ 言夜旻邪魅地笑了下，伸出了手，自信地指着万溯雅怀中东方媛：“她！” 只能由独占！ 四周隐藏随从正等待着神官命令，只要命令一下，们就可以冲出去撕碎了那个浴血少年。 忽然，言夜旻耳上联络器里传来了惊呼声：“神官，总坛出事了…………皇室……” 皇室?!最终目标圣夜？ 言夜旻微微眯起眼睛，重新打量起对面少年，这个少年舍命居然一个完美陷阱。 轰隆隆──轰隆隆──印刻着皇家徽章直升飞机群和战机群出现在了学校上空，一时之间，风力加剧。 这些都为准备？ 言夜旻身上瞬间多出了无数个红色亮点，已有无数枪口对准了，只要一有异动就会凄惨死去。 “一个有趣对手。”言夜旻笑道。 “过奖。”万溯雅礼貌地回复。 和，面对面，就像天使和恶魔般，危险战争一触即发。 只，这一次，天使也化身成为了令人战栗恶魔。 言夜旻视线停驻在媛面庞上，再移动到那在火光下闪着光项链──，一定会夺回，东方媛！ 这条项链，对独占凭证！ 随後，隐入了黑暗中，暂时地离去。